

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是否能夠更好地解決當前的疫情？—— 讀范瑞平教授〈大疫當前：訴諸 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

Can the Ethical Resources of
Confucian Civilization Better
Solve the Current
Epidemic? —— Reading
Professor Ruiping Fan's Article

張言亮

Zhang Yanliang

張言亮，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甘肅。郵編：730000。
Zhang Yanl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730000.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 年)：頁 147-15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147-151.

© Copyright 2020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ideas and viewpoints of Professor Fan Ruiping's essay "The Current Epidemic: Appealing to the Ethical Resources of Confucian Civilization" and advances three opinions for discussion. On the one hand, it affirms Professor Fan Ruiping's contribution in resorting to the ethical resources of Confucian civilization to solve the various dilemmas brought about by the pandemic. On the other hand, it points out that the ethical resources of Confucian civilization are limited in their capacity to solve these dilemmas.

在〈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一文中，范瑞平教授在比較中西方對於疫情處理的問題上，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我們可能需要進行一次倫理學的範式轉換：比較而言，現代西方世俗的原則主義倫理學具有很大問題，儒家文明的美德倫理學包含重要優點”。在這篇文章中，范瑞平教授重點闡述了“為什麼應該主動訴諸儒家文化的倫理資源來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危機以及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挑戰”。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究竟是什麼？儒家文化的倫理資源如何解決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危機和挑戰？

在這篇文章中，范瑞平教授對於儒家文明的倫理學概括為兩點：一是“和諧主義的美德倫理學”。在范瑞平教授看來，“這一文明的核心是一種推崇‘德’的倫理天命觀”。“在德性之力的基礎上，儒家美德倫理學主要依賴於禮儀實踐，而不是理論原則/規則來進行指導，它同現代西方各種類型的世俗原則主義倫理學及政治學大異其趣”。二是家庭主義。根據范瑞平教授的看法，“家庭主義是儒家美德倫理學的又一大特色。儒家文明相信，處於家人關係中的生活方式乃是人類生存的正當方式，也是人們藉以實踐禮樂來提升德性力量的必然途徑”。在文章中，范瑞平教授在將儒家文明的倫理學跟西方的科學和西方的倫理學進行比較

的基礎上，指出儒家文明的倫理學在處理疫情方面更能夠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

在文章的最後，范瑞平教授宣導進行倫理學範式的轉向，即借助於儒家倫理資源來解決當前疫情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困難和挑戰。范瑞平教授指出：“我們需要和諧主義（而不是科學主義）的發展觀、美德主義（而不是原則主義）的決策觀、家庭主義（而不是契約主義）的天下觀”。這一結論是建立在范瑞平教授將儒家的倫理資源在解決疫情方面比西方的倫理學資源更有優勢的基礎之上的。

范瑞平教授的這篇文章在思索如何用儒家倫理資源解決疫情給全球人們帶來的各種問題方面確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范瑞平教授在文章中也用嚴謹的論證指出了西方文明在面對這次疫情中的不足，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在面對這次疫情中有著明顯的優勢。然而，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筆者有幾點疑惑想要跟范瑞平教授商榷一下。

首先，中國等儒家文化圈國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要好於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現在中國基本上已經恢復了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歐美等國家仍然深受疫情的影響。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然而，中國在控制疫情背後的思想資源是不是仍然是儒家的倫理文化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中國之所以能夠很快從疫情的影響中走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強力干預。中國政府有著其他國家政府少有的動員能力和執行能力。為了盡快解決疫情的問題，中國政府採取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管控措施，而且中國政府可以調動全國的醫療資源來解決武漢的疫情問題。在這種高效和高壓的管控之下，疫情才沒有在中國大範圍內擴散開。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中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受到國際社會的一些詬病，但是現在看來，中國政府通過這樣的方式還是很好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中國政府在官方報導中也更願意把控制疫情的成功歸功於中國所堅持的

社會主義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官方的報導中，我們很少看到儒家倫理文明的身影。

其次，如果我們想要徹底解決疫情的問題，那麼科學仍然是我們不得不借助的最重要的力量。眾所周知，要想解決疫情帶來的問題，首先要對疫情有所了解。在認識疫情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依靠當代科學的一些判斷。當然，科學也不是萬能的，科學也存在一些問題。范瑞平教授在文章中對“科學”和“科學主義”進行了區分，筆者對此也深表認同。但是，我們最終還是不得不依靠科學來解決這一問題。其他的思想文化資源很難認清疫情的真正面目。儒家文化在對待疫情的問題所起的更多的作用是將大家團結起來，用集體的力量來關愛大家，共同戰勝疫情。儒家文明的倫理思想無法更好地認識疫情，也無法從根源上徹底消滅疫情。

第三，儒家倫理學資源雖然並不會像某些學者所說的那樣在中國已經完全沒有市場，但是儒家倫理學確實在當代中國人的生活中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小。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未有之大變革的年代，在這個年代，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物，各種各樣的新鮮觀點也層出不窮。儒家思想在今天的中國雖然還有一些影響，但是儒家思想對於當今中國人的影響已經越來越式微了。在中國的各級教育體系中，傳統文化所佔的份量是非常有限的。在當前支配中國人行動的價值觀念中，儒家思想也是有限的。儒家思想所特別強調的家庭關係在當前的社會正在經受非常嚴峻的挑戰。現在的很多年輕人不僅不願意結婚組建家庭，甚至不願意生孩子。儒家所強調的各種美德以及各種美德背後的信仰體系，在現代中國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挑戰。

總體來說，范瑞平教授在這篇文章中看到了儒家倫理文化在解決疫情方面可能起到的作用，也看到了儒家倫理文化跟西方相比所擁有的一些理論和實踐上的優勢。中國等儒家文化圈國家之所以能夠這麼快擺脫疫情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跟這些國家背後

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有一定的關係。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要想盡快解決疫情，最為重要的還是需要依靠當今的科學技術。在認識和最終解決疫情方面，儒家倫理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當然，為了讓人們盡快從疫情的折磨中解脫出來，我們現在仍然需要借助於各種思想資源來盡快解決疫情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困難和挑戰。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在有些方面確實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面對疫情給我們帶來的困境。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范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 XVIII 卷，第 2 期，頁 81-107。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81-107.